

来,坐到这棵树下来

刘江



诗歌天地

南沟谣曲(组诗)

肖志远

樱桃,或是时间里的风与树

也想认领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认领它的时间,认领它的果实
认领自然而然的成长,或是等待的心境

在自我救赎的路上,隐忍止痛
爱与喜欢,需要剥离开来
认领如是能把时间和结果一次性收养

从弱小到茁壮的六年时光里
你不曾看到,霜霰寒冻里的花儿
你不曾感受凋落一地的枯萎

时间里的风与树,苦于成长的经历
我们窃取了最后的果实,也认领了
一切的可能,和付诸土地上的艰辛

风在高空,日子在最低处

站在南沟村农展馆的眺望台
望南沟的山山崩崩,感受风在高空
自然地扑面而来,清新而通透

从展馆里画面和文字里走出来
从一个村的变迁史里走出来
从一个村的乡村振兴战略里走出来

环山远望,所及四野鲜活了眼睛
每一棵树活得自信,活得自然
漫山的油菜花开得恣意,开得烂漫

风在高空,日子却在最低处
就像土地上的事情,草木皆知
每朵花儿都能知道倒春寒的疼

所以,风声里会有答案的
你听或不听,那些高处的风
都会一遍一遍吹醒村庄低处的日子

一条路,或通往春天的门票

“您在南沟印下足迹
南沟在您心中留下美丽”

这样的描述,写出了或轻或重的乡愁
一个少年的春天,是如何洗尽铅华
是如何把心事藏于生活的低处

在开疆扩土的胸襟里寻找出路
我能感受到春天的拥抱,就在眼前
徐徐铺开的是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

一条路,或通往春天的门票
反哺,成为南沟最美的词语
也是一个少年归乡的理想之境

又坐在了这棵树下。
喜欢这棵树就像喜欢一个人、喜欢一本书。一打眼,某种情绪和心境就与它无言自通,从此再难忘记。此后,年年深秋,都会约三五好友:来,坐到这棵树下!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小时候最怕一个人走路,但有些路却非一个人走不可。小小的人儿行走在四顾无人的旷野里,总是望着前边的大树狂奔。只有站到一棵大树下就会感觉到得到了一种保护,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急促的心跳就会慢慢地舒缓下来。对每一位逝去的亲人的记忆,也总与他们栽植的树有关,祖父、祖母、外祖父……桃树、梨树、杏树,想起他们总想起那些树撑起的一片阴凉,想起那些树的热络、坦然和温暖。

这是一棵三角枫,还有一个朴素的名字——鸡爪槭。它脚下的山冈是白于山南侧的一道支脉,坐北朝南,南边的山脚下是日夜奔流不息的北洛河,西边是在林莽之间蜿蜒了2000多年的秦直道。

初识这棵树也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探访秦直道归来,不经意间朝东一瞥,便被

它的身姿吸引。它像一个地标,站在高高的山冈上,身披秋阳,犹如一位身经百战归田不解甲的老将,战袍迎风招展,威武而又辉煌,“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树旁住有几户人家,一问这个村子的名字,恰恰就叫“将窑子”,越发地耐人寻味。

这树越近前越觉其可亲可敬。树形浑圆,酷似穹庐,密密匝匝的树枝从周遭弯弯曲下,隔绝四野,使树下成为一方静谧的小天地,像一个博大温暖的怀抱。树下,经年的落叶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如地毯一般,悄无声息。你一下子就会觉得这树像一位老母亲,像一位被我们怠慢遗忘了多年的老人,在这夕阳古道边,在这茫茫山冈上不期而遇。她,拍着炕沿说:“来,坐到我的跟前来。”你的心里无论有多少冰硬的块垒,都会像春阳照射下的残雪,扑簌簌顺势流淌。

据说在我国一些地方,从古代的县令到当代的县长,上任之际,对辖区的古树名木都要进行清点交接。我们延安林业部门对这棵三角枫的册注树龄是200年,高16

米,胸围近4米,树冠覆盖面积25平方米。坐在这棵树下,阳光透过密密匝匝摇曳的枝叶如星光闪闪,经霜的三角树叶与叶柄恰好形成了一个十字,有一种红铜般的质感,风起时似有天籁般的音乐播撒。

那是先人们的《击壤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那是古老的三弦弹唱,说女娲补天,说大禹治水……

那是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那沙哑的歌声,是歌手替老树发出的天问:

为什么犀牛没有了角?
为什么大象没有了牙?
为什么鲨鱼没有了鳍?
为什么鸟儿没有了翅膀?
……
为什么我们知道结果?
为什么我们还在挥霍?

来,朋友,坐到这棵树下来!古人认为山水承载着天地大道,把对大自然的“观想”视为修身养性;佛家将“观想”作为治贪欲的修行法门,由有相入无相,去妄念而入定;在山水画兴起之初,画家们则是通过“观想”法来体认天理,进行创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早已和我们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

10月23日中午,在我们几位老朋友又一次相约来到这棵大树下时,快捷的通讯传来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和新闻记者见面的消息,我们就坐在这棵树下收看了视频直播。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槭木可作大车轹”,可见它的筋骨是多么坚韧。坐在这棵大树下,想着昔日那用槭木做轮子的战车在那宽阔平直的大道上奔驰,车辘辘马萧萧大道朝天,那该是一种何等景象啊!



名家新作



秋水流韵

郭任坤 摄

行想延安山巅之城

秦禾

延安的建城史或说五千年的文明进化史,近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城内山顶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另一件是城东郊的古城遗址发掘石破天惊——芦山崩遗址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古城,新城——它们共同的让常人匪夷所思的特征,是建在了山巅!

庚子鼠年防新冠病毒疫情之际,我蜗居延安城内。在国家历史网发表了近万字的《物化的记忆:中国古建筑的人文轨迹》一文,小火爆了一把。该文我断断续续地写了四年才定稿,从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写到秦代的古建筑史,可未提及自己家乡附近的芦山崩古城遗址。此前也躬行现场,心中难免纠结。

终于,辛丑年惊蛰节气的翌日上午,我和朋友老张驱车驶往芦山崩。到了芦山崩山腰垭口的稍宽地带停下车子,我方知汇集此地新修的柏油路有四条之多,路标显示:一条便是我从东关出发经过“宝塔区颐生田园生态水镇”至此的路,一条通向河庄坪镇中心,一条通向“芦山崩田野考古智能集成平台”区域,一条紧接着延安新城城廓。

我在山垭举目四望。“春雷惊百虫”初启,沟壑纵横的土坡间的草木尚未褪去黑黢黢的外衣,而“报春的使者”已率先透露了春气的萌动——路旁的山桃花已经开出了饱胀的芽蕾。当地人俗称“毛头柳”的旱柳,皮色也鲜明地泛出了鹅黄色。

垭口旁,标示“芦山崩遗址”的一块白色石碑,与一口橘红色的石油井架相依为伴,也算是一道古代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奇妙组合的景观。井架旁斜出一条正在修缮的土路,我和老张便沿此路登临山顶的遗址现场。

涉足钢架棚子遮掩下的“古城”,第一感觉是这里没有什么突兀的建筑迹象,只显现几道古旧土塄和几块方形的土坑之类,似乎透出一些古朴的气场。其实此前我用手机在网上浏览,下载了许多民间人士说该遗址发现之初的一些段子:芦山崩遗址1965年被发现;1980年前后,该遗址共征集出土玉器28件;1988年,该遗址核心区发现有一至两米厚的“文化层”,1992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可是很遗憾,受疫情影响,此处尚未全面开放。或是遗址发掘工作还在续进等原因吧,我此行并未见到出土玉器和简介的展示。此时我只好央求多次来此遗址考察的朋友老杨,将他此前拍摄到的一堆官方公开的照片和简介发到了我手机里。

老杨发来的资料很详细,其中“遗址玉器”图片里有玉璧、玉璇玑、玉璜、七孔玉刀、玉碎片等20多件玉器;“遗迹与遗物”图文显示:遗址内挖掘出土房址12座、灶址2座、夯土城墙2段、灰坑23座、瓮棺墓1座、灰沟3条,并出土陶器(三足罐、双耳罐)、石器(石矛)、玉器、骨器、板瓦等。

我现场将手机里的遗址图文与脚下的“土壤土墙”一一对应,才猜测出夯土台基、半地穴式的房址、议事厅、灶房、灰坑等遗迹的概貌。

于是,到场观察与媒体最近公布的“芦山崩遗址简介”结合,我对该遗址的感知清晰了许多。目前,该遗址共发掘面积8000余平方米,距今约4500年,属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内发现四合院式格局的高级建筑群,且为有中心大道的中轴对称式——考古专家目前将此视为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它的发现将延安的筑城史在秦汉的基础上至少向前推进

了约2400年……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远古文明的认知一直有这么一个疑惑:近现代的史学家科学家们能借助考古探测仪器或者基因检测等科学手段,将人类起源的推测上溯几百万年,例如可依据陶器等古物推证出陕西渭河平原上约100万年前就出现了猿人活动的足迹,可怎么就不能精准揭开近1万年前人类文明史的神秘面纱呢?

我给出的简要答案就是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所致。没有文字那就只能借助神话传说,就使得史前文明考察起来亦真亦幻。传说仓颉等人造字出现之时,惊天动地泣鬼神,甚至“天降粟米”!由此我常常在内心提醒自己——敬畏文字,感德先祖。

据学者们科学推测,地球史曾有多次冰河期和湿润期的交替。距今约10万年至20万年前地球的气候是“湿润期”,近现代考古学家在黄河上游发掘出该时期的铲齿象、三趾马等大型动物的群化石就是佐证。湿润期后亚洲大陆普遍进入“冰河期”,导致早期欧亚大陆的“生物圈”灭亡,中国考古史也在此时期出现了约5万年到10万年的人类化石空白期。距今1万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冰川消融,迎来了“大洪水期”——传说中的“女娲补天”的“洪荒”时代。

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里就映射出先祖们对美好居住环境朦胧的向往,这在以“昆仑山”派和“蓬莱三山”派的两大神话源头里有所反映。前者是先祖们对居住环境和安全性的向往,后者是对大海和仙境的向往,两者合在一起就启迪了后世中国园林建设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模式——杭州西湖就是这两种理

念融合的“代表作”。

陕北,近年来是个常出奇迹的地方。结合近年考古发掘的陕北神木市石峁古城遗址,延安城东芦山崩古城遗址的情况可以更鲜明一些。2012年石峁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发掘也位列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址初建于距今4300年,沿用至距今3800年前后;而现有官方古迹发掘资料显示芦山崩古城初建时间比石峁早了200年,但大略都处在龙山文化晚期。近年互联网上非专业人士对石峁古城的炒作比较火,有人说石峁古城就是黄帝时期的“皇城”,有人将此称作“上城”或“昆仑城”——不是现青藏高原昆仑山落名的“昆仑”,而是传说中的黄帝部落在黄河流域所处的昆仑山。以上网友的说法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我近年查考的如《黄帝内传》等史料里,也见到有黄帝在蓬莱之地会见了神仙王母,回部落后“筑圆坛以祀天,方坛以祭地”“筑城阙,建宫室,立台榭”等说法。另有网友说,芦山崩古城是与黄帝“上城”相对应的“下城”,但此论目前终无实考。

傍水而居是古人构筑城池的基本法则,可祖先怎么选在黄土高原不便于取水的山巅建城呢?我曾撰文对此状况大概推测:大洪水期的水位很可能高至石峁、芦山崩古城城脚,此两座古城沿用期大概都在500年左右,后来由于缺水、战乱、迁徙等原因,城池被废弃。现在想象一下,4000年前先祖们无奈离弃当时华夏大地上罕有的山城时,该是多么悲伤!

然而,黄帝时代祖先在天之灵得以慰藉的是,他们对仙境般居住的梦想被4000年后的延安人续接了新的演绎——在足以具备引水、生产力水平和经济能力之后,勤劳睿智的平民在芦山崩古城的身旁又建造起了一座

现代化城——延安新城北区。

如今延安新城的建成仍然饱受争议,但我以为无论哪种论调,都改变不了新城作为延安历史上最直观凸显、值得骄傲的“记忆”,载入辉煌的史册!

三

我和老张参观芦山崩遗址,从垭口继续驱车西行,绕过一个山崩,在新城北区附近的山腰停车场停了下来。从停车场俯瞰新城,鳞次栉比的楼房映入我的眼帘,山脚近处北大培文学学校绿毯般的运动场和红褐色的跑道也尤其显眼。我手扶着崭新柏油路旁粗壮的毛头柳,目光扫过此阳坡率先开放的山桃花,有关新城的一些思绪也被牵扯出来……

新城未建设之前,有人戏称延安城为“一线城市”——即城廓是少有宽度的一条线。事实就是这样,周围山峰夹裹中的川道,以延河大桥一带为节点组成“丫”字形,人们就在狭川、沟沟岔岔或山坡间“憋屈”地密集着。有人做过详细分析,说老城区中心街一带的人口密度竟然与中国香港相当。也有一个小故事道出了城廓沟多的特点:一位外地人问路,从延安汽车站去北关职院附中怎么走?当地人详细指路:你先走到市场沟沟口往北,到了西沟沟口再往北,过了大砭沟沟口再往北但不过小坪沟就到职院附中了……这么多的沟,把外地旅客搞晕了,不知所向。

新城北区的建成,犹如在老城区的“丫”字形版图的顶端,以清凉山南北中轴线北部的山巅建成了一个能分流20万人的“鸟巢”城。

挖方填方工程量超过三峡工程的新城建设,如今已闻名全国,被誉为当代版的愚公移山。建设者们在2013年经受了暴

雨季的严峻“洗礼”,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场奇迹。这年雨季,本地一些媒体报道:“7月3日至26日,本市遭遇自1945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过程最长、强度最大、暴雨日最多且间隔日最短的一次持续强降雨,超过百年一遇标准,它的损害程度不亚于一场6级地震。”

其中有几天的日降水量到了80毫米至100毫米。换言之,连续下5天雨就等同于陕北正常年份的全年降雨量。而此时新城基础工程的施工工地堆积了“小水库”,这些积水如果溃开缺口,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下山,山体就会有相当大的滑坡,位于半山坡的居民窑洞就会垮塌埋人,山根附近的楼房也可能遭受冲击……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新城施工现场的工友及指挥者在暴雨中近一月坚守在“水库”周围,一旦发现哪里有决口迹象,马上去堵——有几次,直接把铲车挖掘机开到决口处当“堤坝”……与此同时,新城建设的决策者和修建者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

我曾多次到新城采访,一直对建设者们的艰辛付出充满浓浓的敬意。两年多前我为新城写了一首诗,现附在文末,算是对建设者们实现了先祖们千年梦想的颂扬,也寄希望于市民们理性对待当前新城“发烧不止”的房价,秉持“房住不炒”的理念。

水调歌头·观延安新城

云拽歌人岿,雨仁太和山。乘风横跨长虹,鸟瞰大河原。故邑川狭峰险,纷扰交通壅塞,街小路行难。中拓又兼扩,屢楼卧荒滩。

乾坤转,填沟壑,造平原。愚公新现,千秋追梦此时圆。林草城垣缝缝,阁秀灯笼道坦,柳静旭日欢。文苑歌声起,笑语动长天。